古文辭類纂

蘇子瞻對制科策　宋時制科有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有博學鴻詞科子瞻此對乃仁宗嘉祐五年問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也子由爲兄墓誌云歐陽公以直言舉之而宋史本傳乃云以才識兼茂舉之蓋史誤也

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甯之問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疏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

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爲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眞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患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

蓋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

越次躐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盭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敘法寬濫吏不知懼纍纍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

數十條者臣皆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爲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損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爲己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爲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己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己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

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
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
求去陛下又爲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
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
非我之欲罷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
也陛下柰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
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
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
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
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
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
數無限天下之關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盭乎田
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

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徙饑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絕域異方曾不敢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

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腫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若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撤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得已而不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

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
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
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
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
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
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
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
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
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
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內之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
關通而爲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
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
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

閎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樂旣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皆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況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況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敘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縲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

儒牽合之論而欲關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强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强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强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無災而其旣食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嘘嘘之氣溫然而爲溼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噏噏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嘘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

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溼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嘘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呴溫煖之政萬事墮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嘘而不能噏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

五事並列而別爲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疎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爲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禜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救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爲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表則王敎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爲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爲汚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摘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

其一偏而輒舉以為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為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為逋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為逋姦則夫曹參者是為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與治奚不同臣竊以為不然孝文之所以為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為失者則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於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一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其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

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
文之富庶而以爲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爲儒者
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撤去禁防而爲
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豳詩
王業也而係之國風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
豳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
至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
詩猶列於國風而至于豳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爲
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
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
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
事之小大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
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

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爲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鎛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爲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爲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治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甯失於重此制錢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

口而無窮秋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王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爲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狷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

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進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輿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爲必有閒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

蘇子瞻策畧一 自斷。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

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制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甯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于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民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甯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察脈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

日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
爲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
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
異于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
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
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
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疎
乎方今之世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
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横淫虐之行特以怠
惰弛廢溺于宴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歳之患是以日趨
于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
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

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于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横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于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云

蘇子瞻策略四　破庸人之論

東坡策論其筆勢多取於莊子外篇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己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涌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

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旣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唯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于壅閼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爲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奪而爭利唯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礪而不至于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于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旣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于是能者不自激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廢弛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

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趑趄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于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于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平治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猥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爲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大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天下之情養尊而

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為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為之謀才者得為之用後之君子務為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為眾人之所能為斯以為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曰古之人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于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獧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為也今日之患惟不取于狂者獧者皆

取于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獧者而與之然則淬勵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獧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蘇子瞻策略五 結天下之心

按此篇立論極善而文不免於冗長此東坡少年體有未成處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太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于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

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著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而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于非常變起于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于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

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

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于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厲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宴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于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狩朝諸侯于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于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于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倀倀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

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于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爲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于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能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于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其嘗試擠掇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于深宮之中而狃于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疏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

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宜皆召問優慰以養其敢

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于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于上而不修飭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恤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于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蘇子瞻決壅蔽 課百官之三。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苛癢動于百體之中雖其甚

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寃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于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豪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

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為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為解故小人以法為姦今夫天下所為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公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為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于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于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兵彊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為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為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

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請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于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于豪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於日出則終日為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于始而逸于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于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于王事而不敢宴遊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於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宴朝而稱舜之無為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

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蘇子瞻無沮善　課百官之六。

昔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爲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爲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扳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于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塗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于善至于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爲既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于不

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為善無所愛惜而不為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為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為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于賈豎賤人甚者至于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為君子者或至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于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于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于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也此其為術歟後之為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絕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為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

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辭而未知其臨事
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大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
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
竭力爲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
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
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于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
自棄府史賤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
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群
之才終亦不得齒于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
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
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
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
縣之吏彼知其終身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

至夫此誠不可以還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蘇子瞻省費用　厚貨財之一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而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已而就人則易爲功仰人以援已則難爲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爲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于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

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貧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盍亦反其始而思之夫鬻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于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喘喘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

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譯盜賊不能

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産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于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有算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于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

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于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為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為者也天下之吏為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為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視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為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

衆其爲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瘦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氂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氂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蘇子瞻蓄材用 訓軍旅之一。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爲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於鰍蚖之所蟠㹠豚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

謂無才然以區區數州之衆抗天子之威犯天子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絕之議非不欲絕也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沿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方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爲有人乎

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惟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

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恐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與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于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狂狷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彊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囂然莫不自以爲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于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

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于言語又不可以較之于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于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眞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彊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才庶乎可得而用也

蘇子瞻練軍實　訓軍旅之二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于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閑民而役于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强鋭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强葢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遊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于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聚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而其姓名既

已書于官府之籍行不得爲商居不得爲農而仰食於官至于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于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鋭强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于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于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

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陜西之

役與籍平民以為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以及
近歲青齊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為兵者日以益衆
與籍而按之近歲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
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于古此甚非所
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為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
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于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
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已上願復
為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為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
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為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
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為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
其不出十年而為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
兵終日坐食之費而為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
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于無罪而死彼皆知其

不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于叫呼無頼以自棄于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於民常怯賊盜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爲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其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蘇子瞻倡勇敢 訓軍旅之三。。。

評云此文體勢辭氣俱似明允

臣聞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

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梃與楹至于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于反覆之間而差於豪氂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蝎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鬬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于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于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

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于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肎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

之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强不得已之人
亦戮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
亂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倡不已難乎私者天
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為其賢於人
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
凡所以愧其心而責其為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
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
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觀內
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
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
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于天子無同憂患之
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
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為奉法循

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蘇子瞻教戰守　安萬民之五。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懾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樂豢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蹷而

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為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至于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為之毒今王公貴人處于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鬭之事則縮頸而

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者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二邊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于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也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陳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

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于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合河康氏
新梓家譜

蘇子瞻策斷中。

用兵有可以逆爲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鬭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句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句踐之取吳是驟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疎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爲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鬭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爲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

胡之患大此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爲憂而臣以爲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爲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爲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爲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强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埶然其若一家也有

憂則相恤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

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肄楚而隋之所以狃陳歟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蘇子瞻策斷下〇〇〇

唐應德云此文極其變化橫發而不可羈制

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

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榖米絲麻耕作織絍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鬭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滅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塹爲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堠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棄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

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强黄池之會强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强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羌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之君長如劉元海苻堅石勒慕容儁

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强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若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師覩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爲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

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扑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囚徒之恥宜其有惋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間疏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嚮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

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謀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銜窶藪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懲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

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
而爲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蘇子由君術策五 審勢

臣聞事有若緩而其變甚急者天下之勢是也天下之人
幼而習之長而成之相咻而成風相比而成俗縱橫顛倒
紛紛而不知以自定當此之時其上之人刑之則懼驅之
則聽其勢若無能爲者然及其爲變常至於破壞而不可
禦故夫天子者觀天下之勢而制其所向以定其所歸者
也夫天下之人弛而縱之拱手而視其所爲則其勢無所
不至其狀如長江大河日夜渾渾趨於下而不能止抵曲
則激激而無所洩則咆勃潰亂蕩然而四出壞隄防包陵
谷汗漫而無所制故善治水者因其所入而導之則其勢
不至於激怒坌涌而不可收既激矣又能徐徐而洩之則

其勢不至於破決蕩溢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常狃其安
流無事之不足畏也而不爲去其所激觀其激作相蹙潰
亂未發之際而以爲未至於大懼不能徐洩其怒是以遂
至橫流於中原而不可卒治昔者天下既安其人皆欲安
坐而守之循循以爲敦厚默默以爲忠信忠臣義士之氣
憤悶而不得發豪俊之士不忍其鬱鬱之心起而振之而
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輕進喜氣而不懾者皆樂從而羣和
之直言忤世而不顧直行犯君而不忌今之君子累累而
從事於此矣然天下猶有所不從其餘風故俗猶衆而未
去相與抗拒而勝負之數未有所定邪正相搏曲直相犯
二者潰潰而不知其所終極蓋天下之勢已少激矣而上
之人不從而遂決其壅臣恐天下之賢人不勝其忿而自
決之也夫惟天子之尊有所欲爲而天下從之今不爲決

之於上而聽其自決則天下之不同者將悖然而不服而天下之豪俊亦將奮踴不顧而力決之發而不中故大者傷小者死橫潰而不可救譬如東漢之士李膺杜密范滂張儉之黨慷慨議論本以矯拂世俗之弊而當時之君不爲分別天下之邪正以決其氣而使天下之士發憤而自決之而天下遂以大亂由此觀之則夫英雄之士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是以治水者惟能使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則雖有蛟龍鯨鯢之患亦將順流奔走奮迅悅豫而不暇及於爲變苟其瀦畜渾亂壅閉而不決則水之百怪皆將悖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禦故夫天下亦不可不爲少決以順適其意也

蘇子由臣事策一 用重臣○○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

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懽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則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

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己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己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己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己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己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讙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

潛遣其圖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閉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

為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為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為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為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為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蘇子由民政策一　尊三老。

中間引詩一段文字甚佳而於後半民所與競義不甚聯貫是子由精神短處

臣聞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為小人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民不免為盜賊禮行於上而淫僻邪放之風起於下而不能止此猶未免為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喜而成於民之相

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悌廉恥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悌廉恥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彊所最勞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而使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於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災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悌廉恥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大勞而其事不遷相愛則雖有彊很之心而顧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於不義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方今天下之人狃於工商之利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後安於田畝而不去山林饑餓之民皆有盜跖趑趄之心而閨門之內父子交忿而不知反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其教不逮於下是故士大夫

之間莫不以爲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竊觀三代之遺文至於詩而以爲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爲此之味也故聖人之爲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當此時也民既勞矣故爲之言其室家來饁而慰勞之者以勉卒其事而其終章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既畢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子婦皆樂於此休息閒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則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有以輕用其力而很戾無親之人有所慕悅而自改其操

此非獨於詩云爾導之使獲其利而教之使知其樂亦如是也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于所利此臣所以為王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誘民之勢遠莫如近而近莫如其所與競今行於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無遷善之心此豈非其遠而難至者哉明擇郡縣之吏而謹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頑民不悛夫鄉黨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為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袒背受笞於其前不為之愧此其勢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隱慝此豈非其近而無所與競者耶惟其里巷親戚之間幼之所與同戲而壯之所與共事此其所與競者也臣愚以謂古者郡縣有三老嗇夫今可使推擇民之孝悌無過力田不惰為民之素所服者為之無使治事而使譏誚教誨其民之怠惰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縣頗致禮焉以風天下使

慕悅其事使民皆有愧恥勉强不服之心今不從民之所與競而教之而從其所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爲伍而敢求望其萬一故教天下自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于下矣

蘇子由民政策二 鄒孝廉。

臣聞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修潔以求爲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悌忠信之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耕耘戰鬬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爲干戈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間其相去不數十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肎以自存此二

者臣竊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于此者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與之僥倖于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弟忠信聞於鄉黨而達于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得役屬其鄰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為之而何安知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謂其罪不

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爲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爲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以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爲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爲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爲牧耶將爲樵耶爲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爲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爲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爲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爲聲病

剽略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惟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唯此是以若此不可却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尙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可恥而不爲者詩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臣以爲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怠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間歲而取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爲所爲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悌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

然臣非謂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趙良說商君　周顯王三十年秦孝公二十三年 ○○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

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
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
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
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
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
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
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
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
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
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
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
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
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

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敎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敎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敎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

弗從

陳軫爲齊說昭陽（顯王四十六年 楚懷王六年）○○

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齊王曰爲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巵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

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爲蛇爲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

陳軫說楚王無絕齊交 楚懷王十六年。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懽子爲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爲臣約車幷幣臣請試之張儀南見楚王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 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懽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爲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爲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爲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

楚王大悅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
羣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
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爲智矣諸
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
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
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
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爲也先絕齊後責
地且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
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
弭口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
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
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
使壯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

至某處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尚全事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

陳軫說齊合三晉（大事記載顯王四十七年齊宣王二十一年吳師道疑在赧王十六年）○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彊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彊秦也不憂彊秦而遞相罷弱而兩

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面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搆難三晉怒齊不與己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三晉

蘇季子說燕文侯周顯王三十五年 燕文公二十八年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二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鼎按碣石在燕東海中之貨自此入河雁門在西北沙漠之貨自此入路皆達於燕南故有其饒也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爲蔽於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

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患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彊秦促近齊趙齊趙彊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敝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蘇季子說趙肅侯 恐即蘇秦說燕之年肅侯之十六年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盡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

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絶人之交願大王愼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氊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絶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

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彊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傅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

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彊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

機節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按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孰計之也臣聞明王絕疑去讒屛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擯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

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涖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蘇季子說韓昭侯史記作說宣惠王。。

蘇秦爲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商字依史記策作常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

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卽斬堅甲鐵幕革抉㕮芮無不畢具國策甲下有盾鞮鍪字按㕮讀伐卽是盾不當重及故從史記去三字又下文被堅甲三句承上三項羽堅甲屬下句讀與卽斬屬為句者非是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卽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為市怨而買禍者也不

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蘇季子說魏襄王。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鄢昆陽邵陵舞陽新郪後漢郡國志汝南宋公國周名新郪然則此新字衍抑當依史記新都東有淮潁沂黃煮棗無疏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史記正義謂河外爲河南地此猶未明蓋大梁正河南地若言其北當言河內矣蓋魏以大梁都夾河南北並以爲都其正北乃韓之上黨不可謂也此云河外乃河既斯而北流爲東河其東南曰外乃秦漢之東郡地在大梁東北者耳卷衍不知何處必不如注家以漢河南郡之卷爲解蓋卷縣正是上文長城之界非此卷衍此卷衍亦東郡左右地耳以張儀說魏秦下河外拔卷衍則趙不南魏不北語証之尤明又蘇秦說趙河外割則道不通亦指此

北非正南河之南地燕酸棗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牛馬之多日夜行不絶輷輷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衡人訹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彊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媿之臣聞越王句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厮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

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孰察之也周書曰緜緜不絕蔓蔓若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蘇季子說齊宣王 齊宣十年。。。

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

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鬭雞走狗六博蹹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彊

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詔告之敬奉社稷以從

蘇季子自齊反燕說燕易王。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爲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飡汙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

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
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
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所以爲
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
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爲可乎則齊不益於營邱足下
不踰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
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
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
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何得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
知也臣鄰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
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爲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
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
言之則逐主母乃佯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棄酒

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

蘇代止孟嘗君入秦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梃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

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蘇代說齊不爲帝

蘇子自燕之齊見於章華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往者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爲秦勿庸稱也以爲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爲無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

蘇子謂齊王曰齊秦立爲兩帝王以天下爲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王曰伐宋利對曰夫約然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

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
就天下倍約擯秦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閒舉宋夫有宋則
衞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
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則
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形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
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
王之熟慮之也

蘇代遺燕昭王書。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
於齊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
淮北肥大齊讐彊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
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
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夫民勞而

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足下以宋
加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
百里加之以魯衞此所謂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
二齊也夫一齊之彊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
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
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
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
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乎則莫如遙霸齊而
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
秦其次長賓客秦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
以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
爲功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
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

而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躧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甯夫去尊甯而就卑危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

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讐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蘇代約燕昭王書當在赧王三十六七年燕昭末年秦拔楚鄢郢時

奇峻之氣有過季子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史作乘船下同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

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此韓氏地名屬魏河東太原卷下軹道徐廣曰新陵有軹道亭魏按此謂河內軹縣徐誤道南陽封冀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銛戟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黃黃有三在河內者曰內黃在陳留者曰外黃在曹州者曰小黃與濟陽連此黃小黃也史記本有外字非是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據史作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人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

陽少曲致藺離（史無離字）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鄳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隘為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史作至）公子延因犀首攻趙兵傷於離（史作譙）石遇敗於馬（史作陽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為和贏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隘適齊者曰以宋必合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知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晉國謂安邑晉末獨有絳曲沃而魏居安邑近之趙韓皆遠故謂為晉國蘇厲曰韓亡三川魏亡晉）

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
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
燕反約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
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蘇厲爲齊遺趙惠文王書

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
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
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
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
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
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餤天下憎
齊及以齊因策作韓吳師道乃疑厲爲韓說而齊字爲司馬
于長所改此大誤也蘇代云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
齊委於天下正此時情事故爲齊說而語及韓因策誤本
乃盡以齊字作韓豈可據耶事當在齊湣敗走燕未盡取

齊七十城時大事記疑非此時事亦不然也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為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臣以秦計為必出於此

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邱鉅鹿斂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策作扜關大事記云扜者扜蔽之扜非關名故楚趙皆有之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策作軍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雜按上黨益韓趙各有分地韓之上黨在南趙之上黨在北燕盡齊之北地以下言秦兵之從南路者秦之上郡以下言秦兵之從北路者兩路皆通燕

則趙斷爲三矣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熟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反巠分先俞於趙齊之事王宜爲上佼而今乃抵辠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熟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爲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

蘇厲爲周說白起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離石祁者皆白起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

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合河蕭氏
刻梓家譜

書說類二

張儀說魏哀王。

張儀爲秦連衡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二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輳無有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

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史記作陽晉則
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則大王之國
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
秦韓爲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
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
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
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
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悉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
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乃嫁禍安國此善事也
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
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
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搤
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

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孰計之也魏王曰寡人惷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效河外

張儀說楚懷王

張儀爲秦破從連衡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邱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彊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凡天下以下二十五字係從人語與下文義不貫疑衍）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皐韓必入臣於秦

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也夫以弱攻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千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山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

戰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有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與秦戰於藍田又郤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關扃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燕卽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奔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反覆之蘇秦

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効萬家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謂計無便於此者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蘇張之說多非當日本辭爲從衡學者爲之耳爲此文者蓋以爲說頃襄王若面對楚懷王不應云楚王大怒云云也又東海之上乃楚遷壽春後語於懷王時不合蓋爲此文者未計張儀之年不能及襄王後也

張儀說韓襄王。

張儀爲秦連衡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

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爲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鷙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蹶後蹄間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則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皋宜陽則鴻臺之宮

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皐絶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趙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强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效宜陽

淳于髡說齊宣王見七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

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卻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淳于髡解受魏璧馬。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爲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爲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髡所說不伐魏之事也）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

存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淳于髡說齊王止伐魏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内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勌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彊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黃歇上秦昭王書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於陳城楚遂削弱爲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爲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鬬而駑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

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忘接地於齊史之身上不重王字策接地上無忘字以文義皆應有之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邱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歷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殫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彊乘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

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云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趯趯毚兎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

稷壞宗廟毀刳腹絕腸折脛摺頤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狐祥(言鬼無所歸而爲妖祥如狐也史作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

魏之彊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一舉事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注地言地偏注於楚也史作傾怨於楚詘令言令歸下而韓魏不聽爲所詘也史作遝令一作建令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襟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山東河內山在秦東者策作山東非曲河河策作河曲亦非恭言帶以則於義當謂河水非謂河曲之地也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摇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范雎獻書秦昭王。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涖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砨宋有結綠梁有縣藜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

其剖檠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書上秦昭王悅之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之

范雎說秦昭王。

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閒秦王復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

者三秦王跪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疏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閒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霸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

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
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
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霸使臣得盡
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
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
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
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
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
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
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
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
賢於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
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

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是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及大臣願先生悉以敎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日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鬭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兎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跪日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日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

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
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疏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
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
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敝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
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
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
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
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
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
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
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
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
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

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柰何對曰王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柰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皋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

范雎說昭王論四貴。

范雎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

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
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
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
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
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
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
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
陶國獘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
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
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
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邱百日而餓死今
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
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

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

樂毅報燕惠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爲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

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乃口受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邱之植植於汶篁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

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順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

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周訢止魏王朝秦。。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汝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

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
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
急王曰身急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
王効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
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
王謂支期曰吾始也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
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
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
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甯以爲秦邪
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
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
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
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

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柰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於應侯矣願王無憂

孫臣止魏安釐王割地與秦 史記以爲蘇代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欲食則食欲握

則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案其行

合河蕭氏
刻梓家譜